

黄河远上【夜语】凝

赵武明

三月的最后一天，让人黯然神伤！就在愚人节的前一天，老天真是开了个大玩笑——雷达先生驾鹤远去。

晴天霹雳！早上九点十九分还和先生微信聊天，说他的新书《雷达观潮》，还谈及给我散文集作序的事，还问了一些事……问及先生的身体，他说，这几天不舒服，休息休息就好了！下午我应邀参加一个活动，室内燥热，心情烦躁，有点心神不宁。翻手机微信时，忽然发现朋友圈有关先生去世的消息，不由打了个激灵！怎么会呢？真不敢相信！上午还和先生微信聊天，不会是假消息吧？我在惴惴不安中，反复核实信息。还是难以相信，于是我试着拨通了先生的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我是雷容（先生之子）。当我问及情况时，那头回答是真的。我一时怔在那里，久久不能回过神来。只是喃喃低语，不可能！不可能！

嘈杂声终于惊醒了我，急忙回到坐席，打开一瓶酒，向着京城的方向，连祭三杯，算是对先生的聊以安慰！再看朋友圈，瞬间布满了有关雷达先生的讯息，我来不及细看。和报社沟通后，走进一个安静的小屋开始写有关先生仙逝的新闻稿。一边写，一边回忆与先生相处的枝枝节节。

认识先生源于他来兰州参加省文学院的一个活动。其间，午餐过后先生在宾馆院内小憩时，我走近他。先生招手让我坐他旁边，聊起了甘肃的文学还有一些文学之外的事。随后，我们在活动中几次相遇，未曾想先生竟然记住了我。尤其是这些年，先生无论和我聊天还是电话时，他一再提醒我：还是写散文或者评论，你没时间和精力去写小说，集中力量好好把散文和评论写好，多读书，好好写。

先生亦师亦友，每逢节日总会短信或微信发来祝福的话语，出版新书也总是相赠。我在报纸副刊上编辑了他写的《皋兰夜语》《新阳镇》《费家营》《黄河远上》《梦回祁连》等一组有关甘肃、或者西部的散文力作，由于篇幅所限，删改时总会惶恐地告知先生。可他总是说，我理解，没事的，你看着删吧！有几次，作品刊出后，他打来电话说，我的好多朋友看到了，反响不错！

今年春节前，有天上午值完夜班的我正梦周公，忽然电话响了，一看是先生的，马上接起，先生欣喜地告诉我，看到人民日报上刊发你的《雪落黄河》了，还有你的文学评论，不错，有长进，好好写。明天把《黄河远上》给你快递！我一时紧张得不知说什么，连声感激，并问了先生的身体状况，他说还好。没过几天，书到了，我给先生回了电话致谢。他说，你看完写篇评论，以后你的路向评论发展，或许更好！等着看！春节和元宵节时，又收到了先生的祝福信息。作为文学界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师长，他的悉心让人不得不由衷钦佩。

身为范，德高为师。这些年和先生的交往，受益匪浅。在文学界，“雷达”一直是勇猛而不老的标志。在长达40年的文学批评工作中，他始终保持着敏锐而精准的判断力，活跃在文学现场，以灵敏的触角见证着当代文学的发展。只要有关先生的评论或力作，我总是会好好学习。他的作品凝练厚重，他的学识敦厚深邃。先生留给我们学习的不仅仅是作品，更重的是人品。

斯人已去，空留悲恸。滨河路上花盛开，人间四月芳菲浓。长歌当哭，痛定思痛。万千思绪，此刻失语。

黄河远去，先生永存！梦回祁连，且听新阳镇上声戚戚。

仰望

——观攀枝花劳动模范手模墙

苗勇

来自天南地北，
来自各行各业，
一双双平凡普通人的手，
一双双专注劳动者的手，在这里定格

这不是简单的符号而是
一种崇高的称号，
一种自豪的荣耀，
被定格在这里，
成了一种共同精神的写照。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
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艰苦奋斗，勇于创新
在封存的纹理中
清晰、永恒

昔日活雷锋
当今王进喜
一双双普通的手
一双双把平凡工作做到极致的手
定格在这里
构成一幅唯美的画
诠释了人生的价值
传递一种精神
昭示人们
仰望“星空”，与此同行

于忠宁

“长恨此身非我有”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苏轼的自我质问，也许是夜阑风静之时，你我都曾发地自问。

这个身体是自己的，又仿佛不是自己的。这具身体，为夫妻儿女而活，为父母而活，为家养糊口而活，有时甚至为单位而活，为房子、股票、为银行里的存款而活，为许许多多丢不掉的纠缠的牵挂而活着。

不能在某一天，某一时间，暂时丢下这些营营的忙碌，让灵魂诗意地栖居，让“此身”真正属于自己。

外卖小哥雷海为做到了。多年挚爱诗词给他最大的回报，不是有着炫目光环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总冠军，而是在艰辛的劳作中葆有蓬勃的生命张力，没有苟且地生活，借由阅读抵达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然而，轻易向庸常生活妥协者众，雷海为者少。曾几何时，许多牙牙学语的垂髫小儿，都是从“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开始学文识字。可以说，这是沉淀在我们血脉中的天然文化基因，割舍不断。可惜的是，岁月漫长，多少人在嘈杂喧闹中流于自怨自怜或自夸自恋的浮薄，轻易随声附和平庸和碎片化，渐渐忘却了，血脉里能让自己兴发感动的传统文化因子。

为什么我们要读诗词？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叶嘉莹这样回答：诗词，让我们心灵不死！诗词之用是让我们有富于感染的不死的心灵，让作者对自然人事乃至宇宙万物万事“情动于中”的关怀之情，得到生生不已的延续。庄子云：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诚然，古典诗词无法助青云直上，或助谋膏梁，却能让那被世俗缠绕日益枯燥无趣的心变得温柔、坚强，在生活喘息的间隙里追寻美意与遐思，用诗意图领悟寻常的日子。

尽管行行重行行，在由古代通往现代的长途遥距中，我们已然看不清古人被风化的面容，甚至有着

几多隔阂与不解。尽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白话文、现当代诗歌等不同文学样式，都曾在当时的时代各领风骚。但是，在琳琅满目的文学样式中，古典诗词还是具有穿透时光的风雅情致，有着生生不息的力量。这是一条绵延不绝的文化精神脉络，让人们感受到其兴发感动之力。

“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讲道：“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中国有着悠久的诗教传统，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者创作讲究除了“丹采”的润饰之外，还要具有“风力”，也就是心灵中感发而出的力量。古人作诗，是将经历沉浮、生话体味，融入自己的理想而作。这种传统延续了三千年。纵观诗歌之发展，自先秦至于明清，诗体时有变革，不过每一种诗体的成就，都能从旧传统中汲取营养，其精神意脉有相通之处，夕秀虽振，难忘朝华。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初起时被视为“小道”的词，本来不在文以载道的衡量之中，随着其勃兴，词逐渐“雅化”，不仅有精致细腻、纤细幽微之美，也有壮阔之象慷慨之意，有词人幽约怨悱的情思，也有

成大学问大事业之境界。小词不小，可蕴藉，微言非浅，境深沉。我们从诗词里，感受到美好的灵魂，美好的致意，美好的愿望。同样是相爱之人不得相依共处的惆怅，在《古诗十九首》里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极深刻丰美又自然质朴地表现出南北睽违永相阻绝的悲慨；在李商隐笔下是“何当共剪西窗烛，共话巴山夜雨时”，夜雨中期盼着夫妻重聚喁喁私语，苦冷中透着温暖。同样是友情，“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

边”，青春少年的俊爽风姿扑面而来；待到黄庭坚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曾经桃李花开，与好友放酒高歌，变为寒夜点灯，独坐思友，中年人的萧索飘零跃然纸上。优秀诗词更能让人读者一窥作者的学养、识见、胸襟。辛弃疾有词云：“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那风雨是整个生命所遭受的挫折；在遭逢故国沦丧的李煜笔下，“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更道出生命的无常、苦难，将人类痛苦的人生体验升华到更加深广的景致。同样是面对人生的起伏，苏轼有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脱旷达，秦观却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苦痛难以纾解。

无论是家国身世的慨叹，还是伤春悲秋的怅然，无论是芬芳悱恻之作，都是作者百转千回情感的投注，也都是其人格精神的投射。诗词中蕴含的胸襟学问、人格精神，对自然万物和人间社会的种种赞赏和关怀，与我们的生活、情感，都是相关的。古典诗词中的心魂，在当今亦是生生不息。

曾经，这生生不息的心魄，被多数世人遗忘，只存在于学生的书本里，在高冷的象牙塔里，在少数诗词爱好者的心里。守着宝山，识者不能授以精华，普罗大众又不能受以精华，双向的努力无法对接，着实是文化继承的悲哀。

诗心犹在

这许多年来，有学者在为中国古典诗词而奔走，努力拉近古典诗词与当下生活的关系，有各式各样的文化节目和新媒体课堂、出版作品，助推古典诗词的当代传播、当代演绎与创作；更有许多现代人在物质生活上大步向前的同时，开始渴盼充盈心灵，想着寻找诗性的美好。“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让古典诗词的传播逐渐呈现蓬勃兴盛的态势。它们唤醒我们的

成长记忆，继而形成一种文化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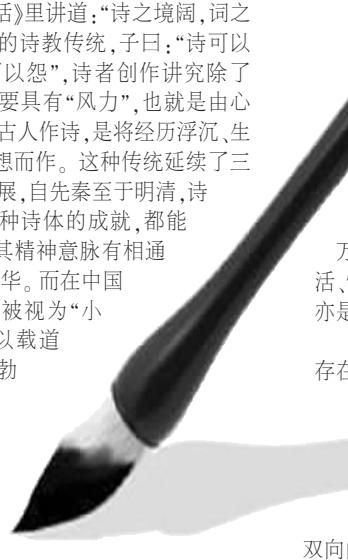
中国诗词之生命，原是伴随着吟诵之传统而成长起来的。如今，《经典咏流传》唱出来的《长恨歌》、《苔》等“俘虏”现代人的耳朵，证明吟诵这种诗词经典演绎方式并未失色。借着吟诵的声音能让现代人感知诗词之美，与作者达到一种更为深微密切的交流和感应，经典也因而重获继续传承的生命力。而诗词大会上涌现出一批各行各业的如雷海为一样的普通劳动者，则充分说明古典诗词和最朴实的生活结合起来的时候，才最美妙。

为何我们感动于“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质朴，为“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流泪……那是三千年未曾消失的美，它蛰伏在我们心中，等着在某一个时刻被唤醒。

古典诗词不只存于唐宋，亦活跃在当下。中国人的诗心一直都在，融在血脉中的种子只要惠风和畅，雨露滋润，它就能发芽。或许，还能静静开出一室兰花，让我们琐碎平凡的日子变得赏心悦目。

(资料图片)

诗词，让我们心灵不死



双向的努力无法对接，着实是文化继承的悲哀。

诗心犹在

这许多年来，有学者在为中国古典诗词而奔走，努力拉近古典诗词与当下生活的关系，有各式各样的文化节目和新媒体课堂、出版作品，助推古典诗词的当代传播、当代演绎与创作；更有许多现代人在物质生活上大步向前的同时，开始渴盼充盈心灵，想着寻找诗性的美好。“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让古典诗词的传播逐渐呈现蓬勃兴盛的态势。它们唤醒我们的

课外班整治功用几何？

欧阳

各种各样的特长生看来要和直接利益攸关的升学、择校说再见了；根据近日教育部《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从中人们可以发现一条明确的规范，简单说就是要“全面取消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等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

决策管理机构的毅然出手，脱钩学校的“特长生产业”还会受到追捧吗？其实这是一个市场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教育相关问题，所以还真不好说。

除了特长生，政策的走向还牵连到同样五花八门的课外培训。

众所周知，在小学升初中和初中进入高中这两个领域，貌似启迪、挖掘才能和智慧学童的各种培训班经年长盛不衰，不管家长、学童们是否青睐，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很多学童父母都无视名目繁多课外“学业”的昂贵费用，即使不得不勒紧裤带也在所不惜。现如今，火爆一时的奥数什么的，该沦为众矢之的了吧？

然而，以鄙人之愚见，恐怕没有那么乐观。

这些改变措施无疑源于公平的目的。应该说也是受欢迎的，但若细心琢磨起来，很可能依旧没有解决家长们心里的焦虑：自家孩子仍然面临学校好坏的实际问题。

客观地看，不同学校的优劣仍然是现实状况，去除公立学校良莠差格局的谋划仍在努力的路途，而若以现行的实践来看，学校优劣的层级想要彻底改变，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像北京的好学校兼并带动差学校的举措，固然能起到教育基准整体提高的效果，但优劣势差实则仍旧难以抹去；即使是同一个名目下的系列学校，不同分校之间有差别也

是必然的，特别是以高校录取情况来看的话，情形更是如此。再有家长们无不将之作为孩子去向学园的基准坐标，结果就更是如此，甚至因为“优秀”学生向“理想学校”的集聚，使本来差别不大(比如教学条件和师资)的学校之间，也不得不步入落差逐步扩大的趋势轨道。

用现行的评价、考核标准来看，公立学校的均衡可能是个难题，如果再有资金投入上的差别，更不可能获得一般化的结果，再有学校和荣誉加持的教师们勤奋地较劲和努力，没差别的也会整出差距来。此外，再叠加学童和家长们都趋之若鹜的强力推动，最终结局必定是同等水平学校普遍铺开的理想不可能实现。

这样看，问题真是难以解决。

好在这些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根由，其实是在高层级、更优学校的录取标尺那里，学校好坏的评价不过是对此的反馈而已。也就是说，本质的问题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所谓的好学校，其实对应的的是针对后续考试何者更适应的判断——就当下代表性的试题而言，更多的是刻苦背诵功夫，和学校的智力启蒙，以及探索、追问思维培养基本上就没有多大关系。

回到培训班和特长生，其实也是出于升学的考虑，是考试录取方面的评价手段决定了学童及家长们的选择。显然，家长对课外班(特长生)趋之若鹜——尤其是奥数名次下死记硬背功夫(“优等生”的后续发展往往难如人意)训练的广泛诉求——所表明的，实际上不是学校以课外班所学，所来选取优质学生，而是课外训练以学校热衷的标尺来训导“优质”生源，是针对考试录取方略的实用选择，并不太在乎智力开发。

由此可见，如果在这方面没有彻底变革，以为取消特长生，或者说不再以昨天的奥数优胜者划线，就可以解决课外培训班之类的问题，是不是有点盲目地乐观了？

在前刨地，一人在后撒种。前面的人，一锄轻点，一个浅窝出来啦，松软的，酥暖的；三四粒豆，落进窝里，模样多么怡然安然，幼时，爹忙大田，娘带我们去种小田。她刨地，我们点豆。她一溜刨出了老远，我们还在头挤头，围一个空埯，为豆子的位置争论不休。

各种瓜，各种豆，都下地了。谷雨是水，更是肥，错过了谷雨，辣子不辣，黄瓜不甜，苦瓜不苦，茄子吃起来像破棉絮。

谷子错过了谷雨，还叫什么谷子呢？大块儿地，种谷子，需条播，动犁铧。小拖拉机挂着犁铧，突突来去，地头一个轻巧掉头，贴着犁面，哗啦过去，黑土翻滚涌浪，耕地片时完成。过去没有机械，牲畜拉犁，种得也不慢。那又是一幅年代久远的图景了。种时，一人在前牵牛，一人在后摇耧，驴或牛的速度，要控制好。像犁地一样昂昂地来去，是不行的！放缓，放匀，让耧里的谷种，流水一般，缓缓撒落，不成堆，也不断条。

三五天，芽子出土，绿色铺开，松软湿润的地上，小间号，俯头；小绿伞，撑开。你放眼过去，万众呼应。在地头稍稍站会儿吧，不然，你也会变成一颗种子。

心里痒痒的，脚下痒痒的，一种根须样的东西，就要从脚板下生出。赶紧挪下脚；要不，你真的会生根，发芽，化成一株绿苗苗了。

只有回不了的过去，没有到不了的明天。

下一场种谷子的雨

赵春青 画

惊扰熟睡的人、畜和土地。飒飒，簌簌，节奏匀称；点成线，线成帘，帘成排，季节里，再没有比这更柔曼的依仗，更有诗意的军威了。

人一大早起来，开门就去看昨夜的落雨，尽管雨声轻柔，但盼雨的心，怎会忽略久盼而至的佳音呢？夜雨，已经把人的梦都编织了好几轱辘了。现成话儿，在肚子里憋了好久，一张嘴，就涌出来一句：“好雨啊！”

雨，还在下。不急，慢慢下吧。你下你的，我做我的。几帧关于女人的老画面从史册里，闪身而出，在潮湿的空气里，在暗淡的天光下，悄悄地活动。各式各样的小布袋、塑料袋，被一股脑儿搜罗出来，花花溜溜的豆子倒出来；芸豆、黄豆、四月鲜、绿龙、架豆、大麻掌，弯钩黄儿、胖孩腿儿，家雀蛋儿、兔子翻白眼儿……五花八门的瓜籽紧接着倒出来；南瓜、倭瓜、瓠瓜、葫芦、苦瓜、冬瓜、西瓜、甜瓜……还有专门用来欣赏的看瓜。豆和瓜，重新挑出来，磕碰痕迹的挑出来；一轮一轮的挑选，你明白了种子选手这个词的严谨和形象。

棉籽瓜籽用温水浸了，谷种、豆种用簸箕簸了。干干净净，壮壮实实，像乡下健壮的新嫁娘，明朗清洁，一生都能托付。

雨后，太阳出来，晒上两三个整日。小风微微，暖气熏蒸。这雨，这风，这阳光，跟暖暖的地气一搅拌，是多么好的氛围啊！不施肥料，不施肥料。种瓜去啊，种瓜去啊，撒花点豆去啊。

那些暗淡的老画面，转换了背景和场合；寥廓的田野里，人迹点点。

男人到地头，常常翻一锹土，验验墒情。六七成墒时，好下种。那就趁这六成墒啊。这样的墒土，不需底土；种子入土不歇气儿，就势猛长，赛跑一样，憋一口气。不几天就喷出一地的绿问号。

春播，有两种，小片地，种瓜豆，可以点播；一人

这就是到谷雨时节了。村里人说，谷雨谷雨，就是下谷子的雨！一场谷雨一年粮哩。

村里人还说，黑夜下雨白天晴，打下的粮食没处盛。这是饱含生存智慧的经验之谈。谷雨，就常常下在黑夜里。雨点连成线，随风潜入夜，脚步轻轻的，不